

文学作品鉴赏

任务十一：世说新语

也谈魏晋风骨-----我读《世说新语》

一谈到魏晋风骨,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仪容风采,是阮籍痛哭而归的洒脱,是王徽之“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绝妙境界,以及在老庄思想导引下的一群追求纯真自然,自由率性不食人间烟火而清谈高议的隐者士人。不必说建安“三曹七子”的风流遗迹,也不必去追慕“竹林七贤”的仪容风采,更不必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怡然自得。我们单是看看《世说新语》便可对魏晋风骨略知一二。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风云会际,英雄辈出,才子士人尽显风流本色。战争以其自身特有的强大破坏力摧毁了原来的一切,从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到思想文化上的。我并非一个具有暴力倾向,崇尚武力战争的人。但是战争本身特有的摧枯拉朽的爆破力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有时候又显示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拉开的辛亥革命的序幕,从而中国天地风云变幻,革旧出新,最终得以重构一个崭新的社会;是世界上的二次大的战争,让人类去反思多元文化和谐世界的美好,于是多极格局出现,多元文化并存。战争意味着破坏,破坏就要去重建。在魏晋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战争打破了原来的一切秩序,打破了两汉经学,打破了名教礼数,打破了世俗观念。在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前,魏晋士人才得以去追求自由率真的个性,他们从两汉经学的禁锢中杀出来,摆脱了名教的羁绊,利禄的拘束,其主体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恢宏张扬。他们讲才情,品性貌,重品格,慕风神,在中华文明的书扉中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一页,就如同一

棵沧桑古老的参天大树上长了些许旁出斜枝,虽显得不够协调,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当我们在大谈特谈魏晋士人风流潇洒,率性而为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他们的慷慨大义和仁义孝道,以及他们对中华传统精神继承和发扬所彰显出来的人格魅力。所谓风骨二字,即指风流潇洒、率性纯真,也应当包涵先秦圣人所谓的存乎天地之间、超乎宇宙内外的大义之道和仁孝之心。骨,即骨气也。其即可存乎于心,又可发乎于外。在心则拒;在外则怒。拒者,光明磊落,离经叛道,桀骜不驯,不与世俗同流,像青莲一样处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怒者,不畏权贵,针砭时弊,金刚怒目,临危而自若,敢于直言劝谏,欲以身殉道,长天地之正气。从先

秦到两汉,从隋唐到清明,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乏具有这种风骨正气之人,他们以仁孝之心,大义之道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原本以为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战乱纷争的年代,面对着血雨腥风,倏忽间便可危难骤至祸不旋踵的特殊环境,人人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不顾仁义孝道,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都会泯灭心中的正气而变得奴颜屈膝,中华民族之精神于此会出现一个断层。然而事实上却没有。

读《世说新语》,我们读出来的是魏晋士人的仁者之心。孔子所谓“仁者爱人”“人而不仁如何礼何,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要建立一套以“仁”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来调和人际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不当局限于在天然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血亲之爱,而更是要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社会“泛爱”“博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社会。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不分种族、文化、时空、地域的限制而存在于人类心灵深处,从哲学上的追根溯源到政治学上天下大同,从伦理学上的君臣父子到文学上的桃花仙境,人类无一例外都未曾放弃过对这种情感的思辨与追寻。在《世说新语》中,我们仍然可以碰见这样的谦谦君子,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王祥事后母,卧冰求鲤,终使后母感悟,爱之如己子。陈遗为满足母亲的食好而积攒焦饭,最终这些焦饭却意外的成为了自己的活命粮,这是对执着与坚韧的肯许,是对纯孝的报答。庾亮秉良诚心,因怕贻害他人而不肯转卖自己凶马,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义。郗鉴含饭吐哺,顾荣施舍炙肉,以及荀巨波以人格道义的威慑力退却胡贼,都是于患难之中见真情的仁义道德的彰显。

读《世说新语》,我们读出来的是“我何畏彼哉”的大无畏精神,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高度自信,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人和艺术一样,也是道德内容和审美形式的统一。有修养情操,即必有审美气质风度,反之则亦然。正所谓有格调自成高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喜欢阿谀奉承、奴颜屈膝的人会很飘逸潇洒,相反一个飘逸潇洒、气度非凡的人又会迷恋于佞谀谄媚。嵇康倘若不是品格高峻特立,性情任达至真,即使再风姿特秀,爽朗清举,也不会有仪态高雅的风采,更不会有临刑时的洒脱自若。“君子坦荡荡,小人忧戚戚”是人格魅力的悬殊,气质修养的不同使然。夏侯玄临刑颜色不异,不改做人原则,是对道义的坚守,是欲以身殉

道的体现。诸葛靚背洛水而坐,不忘家国,何充直言不讳,神态自若,凛然犯难。和峤不与荀勗同车,是正直端方向佞谀谄媚的挑战。如此等等。

一部《世说新语》让我们看到了魏晋士人在张扬主体生命个性的同时,也有对传统道义的坚守。它一览无余地向我们诠释魏晋时期世道人情的喜怒哀乐,书写出魏晋士人对虚伪贪鄙的抨击,对真善美的崇尚,让我们遥想其谈玄论道时的仪容风采,追慕其超迈隽朗的胸襟气度,震撼其金刚怒目的人格魅力。